

張貴興



王德威◎主編 當代小說家 17

我思念的 長眠中的南國公

張貴興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

■ 王德威主編 當代小說家 17

當代小說家17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

作者／張貴興

主編／王德威

責任編輯／陳珮菁

發行人／陳雨航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1號6樓

電話：886-2-2351776 傳真：886-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886-2-23965698 傳真：886-2-23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 citek1@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售價／二四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ISBN / 975-469-646-4

I Miss My Sleeping South Seas Beauty

Copyright © 2001 by KUEI-HSIN CHA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David D. W.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Group)

11F, No. 213, Sec. 2, Hsin-Yi Rd., Taipei, Taiwan.

【當代小說家】

編輯前言

王德威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文學相繼綻放新意，而且互動頻仍。其中尤以小說的變化，最為多彩多姿。或由於毛文毛語的衰竭，或由於解嚴精神的亢揚，新一代的作者反思家國歷史的變化，觀察欲望意識的流轉，深刻動人處，較前輩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顧前此現代小說的創作環境，我們還真找不出一個時期，能容許如此眾聲喧嘩的場面。政治依然是多數小說家念之寫之的對象，但「感時憂國」以外，性別、情色、族羣、生態等議題，無不引發種種筆下交鋒。更不提文字、形式實驗本身所隱含的頹頹玩忽姿態。宋澤萊、張承志從小說見證意識形態的真理，王文興、李永平則由文字找到美學極致的依歸。共產烏托邦裏興出了莫言、賈平凹的《酒國》與《廢都》，而白先勇、朱天文的孽子荒人正要建立同志烏托邦。蘇童《妻妾成羣》，李昂《暗夜》、《殺夫》。尤有甚者，平路的國父會戀愛，張大春的總統專撒謊。歷史流散，主義量產。彼岸要說這是「新時期」的亂象，我們

不妨稱之為「世紀末的華麗」。

二十世紀雖自名為「現代」，但在建構文學史觀時，貴古薄今的氣息何曾稍歇？魯迅曾被神化為絕世宗師，彷彿新文學自他首開其端後，走的就是下坡路。而寫實主義萬應萬靈，從當年的為人生為革命，到今天的為土地為建國，正是一脈相承。所幸作家的想像力遠超過評者史家。他（她）們不但勇於創新，而且還教我們「溫新」而「知故」。阿城、韓少功的「尋根」小說，使沈從文的風采重見天日；林耀德、張啟疆的台北都會掃描，竟似向半世紀前的海派作家致敬。而張愛玲傳奇的歷久彌新，不正來自張迷作家的活學活用？文學史的傳承其實是由無數斷層所組合。當代小說家的成就未必呼應任何前之來者。但也正因此，他（她）們所形成的錯綜關係更凸顯新文學的傳統，原就應當如此曲折多姿。

然而反諷的是，小說家如今文路廣開的局面，也可能是一種反高潮。從魯迅到戴厚英，從吳濁流到陳映真，小說家曾與國族的文化想像息息相關。他（她）們作品的流傳或查抄，無不成為社會象徵活動的焦點。影響所及，甚至金庸或瓊瑤的風行或禁刊，也可作如是觀。但曾幾何時，小說家發現他（她）們越能言所欲言，他（她）們在家國「大敘述」中的地位反而每下愈況。經過半世紀的磨鍊，現代中國小說的可讀性與日俱增，昔日的讀者卻不可復求。二十世紀末影音文化的風靡騷動，不過是問題的一端而已。

一種文類的興盛與消亡，在過往的文學史裏所在多有。中國「現代」小說，果不其然要

隨著二十世紀成為過去？有能耐的作家，早已伺機多角經營。他（她）們或為未來的作品累積經驗，或藉已有的文名隨波逐流，是非功過，都還言之過早。與此同時，就有一批作者寧願獨處一隅，以千言萬語博取有數讀者的讚彈。寫作或正如朱天文所謂，已成一種「奢靡的實踐」。彼岸的王安憶更以一本《紀實與虛構》，道盡小說家無中生有、又由有而無的寓言。從自我創造，到自我抹銷，滿紙是辛酸淚，還是荒唐言？兩百五十多年前曹雪芹孤獨的身影，依稀重到眼前。而我們記得，《紅樓夢》寫了原是為一二知音看的。

這大約是當代中文小說最大的弔詭了。小說世紀的繁華看似方才降臨，卻又要忽焉散盡。以時間的觀念而言，當代意味浮光掠影的剎那，但放大眼光，（文學）歷史正是無數當代光影的投射。「當代小說家」系列的推出，即是基於這樣的自覺。以往全集、大系的編輯講究回顧總結、成其大統。這套系列既名為當代，注定首尾開放，而且與時俱變。所介紹的作者都是以其精鍊風格或實驗精神，在近年廣被看好。世紀之交，夾處新舊，這羣當代小說家也許只能捕捉一時光芒——他（她）們甚至可能是羣末代小說家。但只要說故事仍是我們文化中重要的象徵表義活動，二十一世紀的中文小說風景，應由他（她）們首開其端。

在編輯體例上，這套系列將維持多樣的面貌。除了精選作品外，也收入評論文字及作者創作年表。作為專業讀者，我對每位作者各有看法，也有話要說。這些話將見諸每集序論部分。評者的讚彈，當然是見仁見智之舉。以一己之（偏）見與作家對話，我毋寧更願藉此機

會表示對他（她）們的敬意：寫小說不容易，但閱讀好小說，真是件快樂的事。

王德威，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

目次

編輯前言

王德威

3

序論：在群象與猴黨的家鄉

王德威

9

——張貴興的馬華故事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

41

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

黃錦樹

249

——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

張貴興創作年表

267

張貴興作品評論索引

269

序論

在群象與猴黨的家鄉

王德威

——張貴興的馬華故事

在南洋 歷史餓得瘦瘦的野地方

天生長舌的話本 連半頁

也寫不滿

樹下呆坐十年

只見橫撞山路的群象與猴黨

——陳大為，〈在南洋〉 ①

年輕的詩人是這樣懷想他的家鄉。在南洋，歷史匱缺、故事貧乏。時間遲緩的過著，在等待與回憶的交口，「只見橫撞山路的群象與猴黨」。但這是誰的歷史空空洞洞，什麼樣的故事有待述說？

詩人於是托出了他的華族的心事。至少有六百年了吧，唐山子民，飄洋過海，在那赤道以南的地方，重尋安身立命之地。滿速沙的王朝叱咤一時，鄭和的艦隊乘風破浪，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日本人的勢力來來去去^②。從麻六甲王朝到馬來西亞共和國，多少興亡事在此發生，多少傳奇由此展開，華人不曾缺席。

然而在華裔的心目中，歷史及故事卻是「餓得瘦瘦的」。這其間巨大的反差，正道盡了離散（diaspora）及敘事（narrativity）間的弔詭。敘事的效應總以政教、文化機制的運作為前提，以人我關係的溝通為目的。移居南洋的華人遠離了意義的原鄉，話語的源頭，他們縱有千言萬語，要從何說起？能說得清楚麼？說了給誰聽？但另一方面，如果敘事總是接駁意義，轉達倫理關係的方法，就不能擺脫其中介的、移動的位置，敘事總已是（意義）離散的起點。

這一弔詭反而促成了馬華作家的敘事動力：離散成了敘事的條件及結果，除此別無其他。這些作家逆勢操作，化不可能為可能，居然繁衍了不少奇花異果。尤其在台灣，馬華書寫成為上個世紀末文壇的特殊現象。「給我一點點光／一點點／歲月不饒人的質感／我乃三百年後遲來的說書人。」^③詩人又寫著。一時之間，「赤道形聲」彷彿有了新的輻輳點^④。

張貴興是這一波旅台馬華寫作中的佼佼者。他出身東馬婆羅州，一九七六年來台求學，六年後放棄馬來西亞國籍，選擇定居台灣。但一本新的護照或身分證顯然不能標明張貴興的

身份認同，讓他追懷不已的還是婆羅州的雨林長河，以及其中「橫撞山路的群象與猴黨」。早在七〇年代末張即致力創作，故鄉人事已經一一浮出紙面^⑤。彼時的他捉摸視野聲腔，但仍未成氣候。八〇年代以來他以《伏虎》、《柯珊的女兒》等作受到文壇注意，一直要到九〇年代的《賽蓮之歌》，才算一展所長。之後張寫下《頑皮家族》、《群象》、《猴杯》，以及最新的《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等作，越來越能凸顯他的執著與野心。

張貴興的夢土上不只是群象與猴黨，蜥蜴鱷魚、彩蝶巨蟒也出沒無常。雨林裏怪樹糾結，奇花爛漫，食屍的豬籠草開得無比歡實；冷不防土著達雅克人、伊班人的影子一閃而過，還有馬共殘兵的零星槍聲穿刺耳中。雨林外的膠園農場莽莽蒼蒼，燒芭的煙火撩亂，華人墾殖場裏上演一幕又一幕的恩怨情仇。而在這所有之後的大背景是那縹緲唐山，還有近年開始浮現的寶島台灣。

豐饒野艷的南洋，暴烈神秘的南洋。張貴興九〇年代以來的小說致力營造系列史話或神話，為家鄉及家鄉的華人留作見證。放棄大馬國籍二十年了，他的鄉愁反而「濃得化不開」——套用徐志摩早年南洋印象的名句^⑥。這「濃得化不開」的鄉愁終於濃縮成他的修辭特色，夾纏繁複、喻象層出。在「歷史餓得瘦瘦的野地方」，張貴興立志要以最富庶的文字來填充；華人離散的景況「一言難盡」，反而讓他磨練出一套我行我素的敘事技藝。

一、漂上陸地的賊船

華人移居東南亞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末葉，信而有徵的紀錄則是在十四世紀麻六甲王國成立後。十八世紀中葉以前馬來亞半島上的華人為數僅有數千人，他們與土著通婚，混血子孫形成峇峇社會。一八二四年英國殖民勢力將檳城、麻六甲、及新加坡併為海峽殖民地，大事開墾，華人移民開始激增。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內憂外患，想來也是促成沿海居民下南洋的動機。到了一九一一年，馬來半島上的華人竟已近九十萬^⑦。

這些唐山移民不可諱言的多半來自中下階層。墾殖經營外，他們更延續了一脈文風，而且至今不輟。比較鄰近諸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現代馬華文壇在五四時期規模初創，之後的數十年當地文人與南來作者（最有名的如郁達夫）詩文往還，形成頗具地方色彩的南洋風格。但這到底是靈根自植的在地文學，還是遙擬中原的僑寓文學，已經大有文章^⑧。

一九五七年馬來西亞宣布獨立，內部族裔間的關係卻是暗潮洶湧。華人口口（兩百三十萬）雖僅次於馬來人（巫人），但並未得到應有權益。從生育到教育，當權者建立了一套綿密的機制，揚巫抑華，更不提政治資源的分配的不公。多年嫌隙，終於釀成了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⑨。

我對馬華歷史背景所作的交代，與張貴興這輩旅台馬華作者的經驗息息相關。正因為大馬華人對文化命脈的堅持，他們的子弟從華小到獨中，得以接受相對完整的華語教育。但也因為政教機構的打壓，華校畢業學生的出路往往艱難得多。六〇年代以來，馬華青年渡海來台，深造問學，一方面反映他們嚮往文化正統的熱情，一方面也必然有現實壓力的考量。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來台的馬華留學生行有餘力，不少寄情於創作。久而久之，竟形成一個小傳統。從早期的潘雨桐、林綠、陳慧樺，到中堅一輩的溫瑞安、方娥真、李永平、商晚筠，再到近來崛起的黃錦樹、鍾怡雯、陳大為，數十年間，已經翻新了幾個世代。他們相互唱和或相互叫陣，產生一種同鄉會式的緊密關係，但擺在當前台灣文學本土至上的脈絡裏，他們的地緣論述必然見外於主流聲音。

張貴興生於大馬獨立的前一年，他來台就讀大學的時候，正值兩岸政治換班階段。時間上的巧合，使他的創作位置多了一層關鍵意義。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之前，台灣自居為中華正統，來台的馬華學生也多被賦予心向祖國的角色，是為僑生。但隨著海峽兩岸政治情境的改變，國族認同的過程由簡而繁。當圖騰不再、禁忌開放，昔日深懷中國情結的馬華青年，反而面臨嚴酷的試煉。七〇年代末溫瑞安的「神州詩社」查禁事件，正是出自對中原鄉愁過分膨脹的結果¹⁰。

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本土及後殖民意識興起，像張貴興這般選擇定居台灣，用中文寫作馬

來經驗的作者，難逃尷尬的書寫定位。本土政治正確的大纛下，外省第二代作者紛紛被貼上標籤。張貴興這等新入籍的「外省第一代」，又該當何罪？他的婆羅州鄉土小說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麼？

與此同時，馬華文學的定義與範疇也必須重新思考。落籍大馬的華僑早成彼邦子民，她（他）們的創作儘管使用華文，卻不必附會為中土文化的海外翻版。以華文書寫無非凸顯了馬來西亞文學不同族群經驗的特色；而在當地多元語境中，這一華裔族群經驗也應可用巫文甚至英文表達^①。

從南洋到寶島，從華裔到台胞，從一種邊緣到另一種邊緣，從建構中國迷思到拆解中國迷思，張貴興及後之來者的身分議題，簡直像流行的「離散論」及「旅行論」的活教材。但除了自己人如張錦忠、林建國、黃錦樹等外，他們的經驗尚不見寶島後殖民主義批評家的正視，毋寧也是怪事一樁。對此張貴興其實早有自知之明。一九八三年（他放棄大馬國籍的第二年）年他就寫出像〈彎刀、蘭花、左輪槍〉這樣的作品。其中的馬華學生返鄉探親，卻因為「不會講馬來話」，遭到一連串留難。他的挫折與憤怒越演越烈，最後導致一場血腥追殺的荒謬劇。他的身分到死也沒弄清楚。這篇小說成了張貴興為自己及同輩所寫的黑色存在主義式寓言，一個馬華版的《異鄉人》。

鄉關何處，因此是大馬旅台或留台作家創作的首要母題。張貴興的自白很可以看作是為

多數代言：

我祖籍廣東，出生在南洋一個大島上，十九歲離開出生地到台灣繼續我可憐的學生生涯。有時候聽到一些囉哩囉唆的流行歌曲，歌者唱著我的故鄉如何如何，自己也哀怨自憐的哼幾句，忽然就開始懷疑故鄉在那裏？那個素未謀面的廣東自然不是我的故鄉，我住了超過十九年的台灣也不是，當然就只有是那個赤道下的熱帶島嶼了。¹²

權把他鄉作己鄉，張貴興的鄉愁以地理位移開始，從複數可能來選擇，且不乏後見之明的意味。失去了天經地義的始原立場，「想像的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因為失去原鄉，或從來沒有原鄉，而產生的後設鄉愁渴望——於他真是其來有自¹³。「我時常夢見自己回到家鄉」。夢是欲望的推移與變形。是當張切切要在夢迴鄉關之際，把所思所念附諸文字嚙語，他踏上了「想像的鄉愁」的舞台。

九〇年代裏，張貴興寫了四部有關婆羅州的小說，《寶蓮之歌》(一九九二)、《頑皮家族》(一九九六)、《群象》(一九九八)、與《猴杯》(二〇〇〇)。他建築紙上原鄉，經營家族譜系的用心，隱然可見。其中《寶》、《群》、《猴》三書各有一個男性角色相互呼應，串連成一個男性馬華(文學)主體成長的心影錄，下文當再論及。《頑皮家族》則回到三、四

○年代，描寫一個華人家族的移民故事，頗似一則「前史」或「前傳」。這本小說寫得並不算好。張貴興雜揉馬華墾殖經驗、抗暴事蹟與天真想像，不能確定究竟是想寫出史話、神話、還是童話。他的尷尬不妨看作是一種癥候，暗示他尚難以為鄉愁歸類命名。

但《頑皮家族》的故事必得要講，否則不足以開出日後像《群象》及《猴杯》這樣的作品。故事中的夔頑龍率妻小遠走南洋，途遇海盜洗劫、被困荒島。忽一日颶風來襲，竟把曾洗劫他們的賊船從天上吹落。頑龍夫婦將錯就錯，上了賊船，又趁豪雨洪水，啟動大船。四個月十八天後，他們擱淺在婆羅州。

張貴興要為馬華寫《創世紀》的企圖昭然若揭。那條碩大怪異，滿載動物贓物的大船，好像按著挪亞方舟打造的。這艘船卻是艘賊船，漂上了岸就傾斜一側，動彈不得。頑龍夫婦就歪在這擱淺的船上養兒育女，成就偌大家業。英國殖民者及日本侵略者輪番上陣，夔家子孫遭遇各有不同，但這艘船始終存在，儼若精神堡壘。

張貴興將中國人的海外開拓史，比作誤上一艘海盜船的漂流史。擱淺到那裏，就在那裏開張營生。夔家人隨遇而安，充滿韌性。但儘管他們的事業枝繁葉茂，他們原未嘗有落地生根的打算。他們是坐著船來的，船裏另有天地。這是富饒之船，也是孤立之船。

然而有一天洪水又來了，這船再度啟動。但它將漂向那裏？